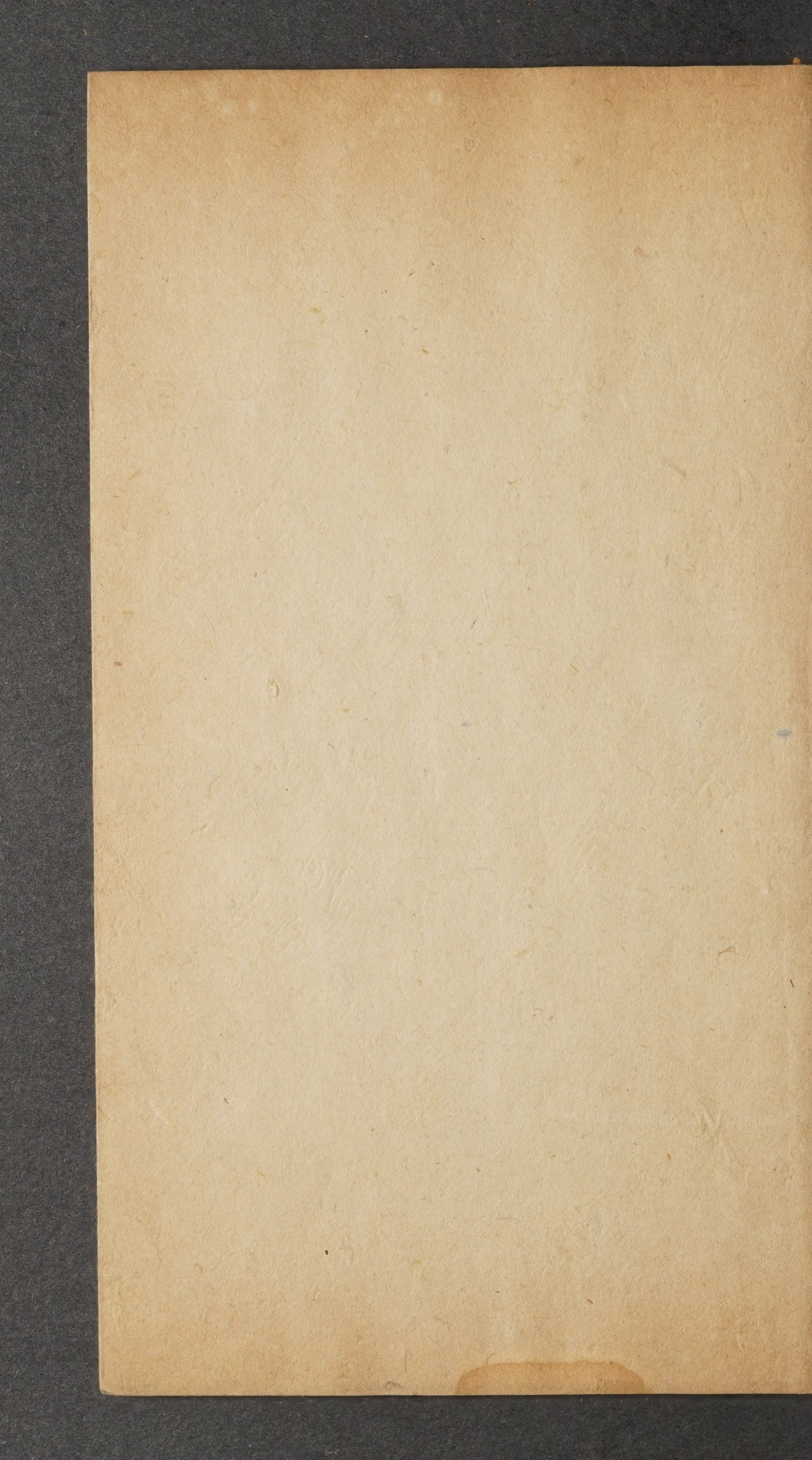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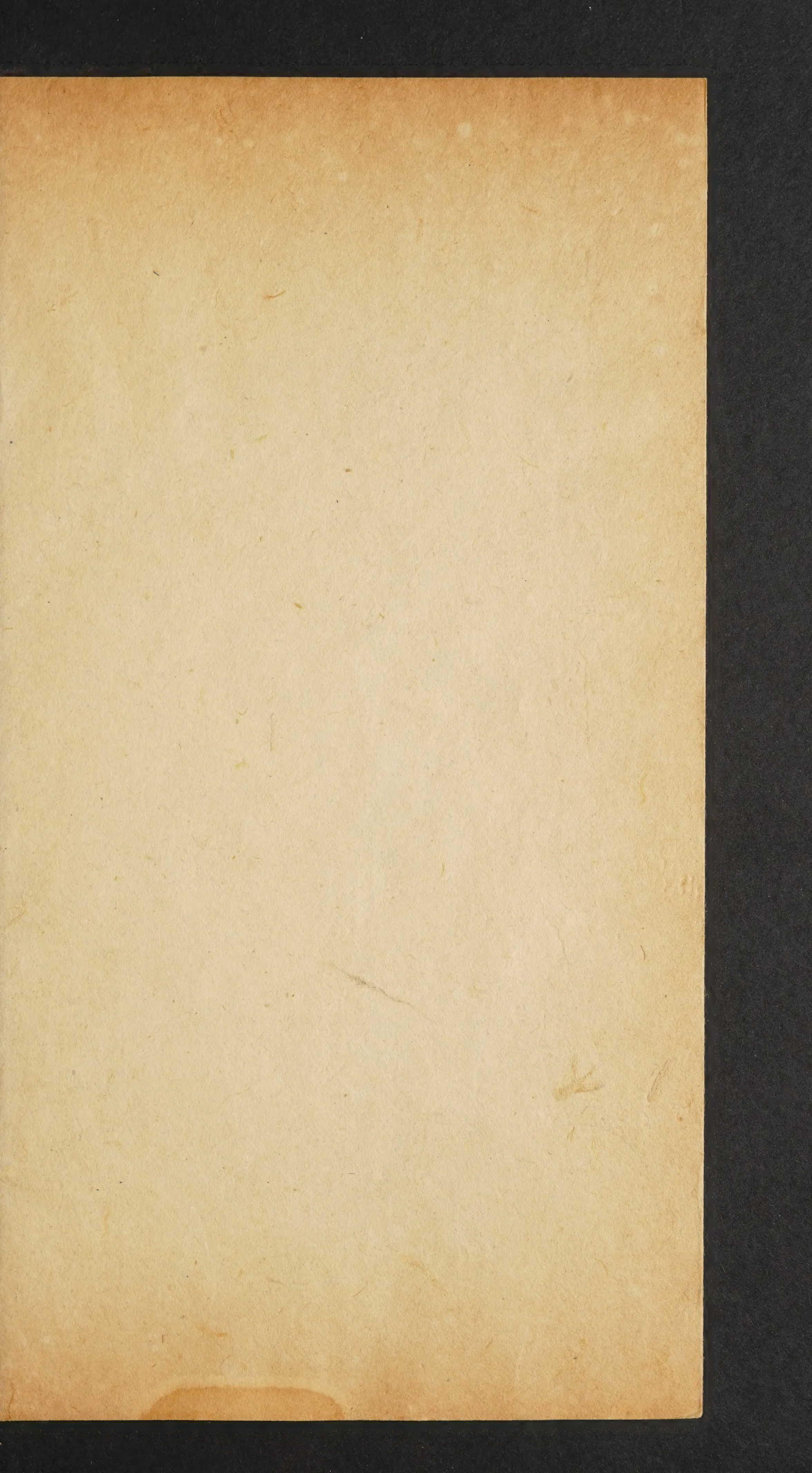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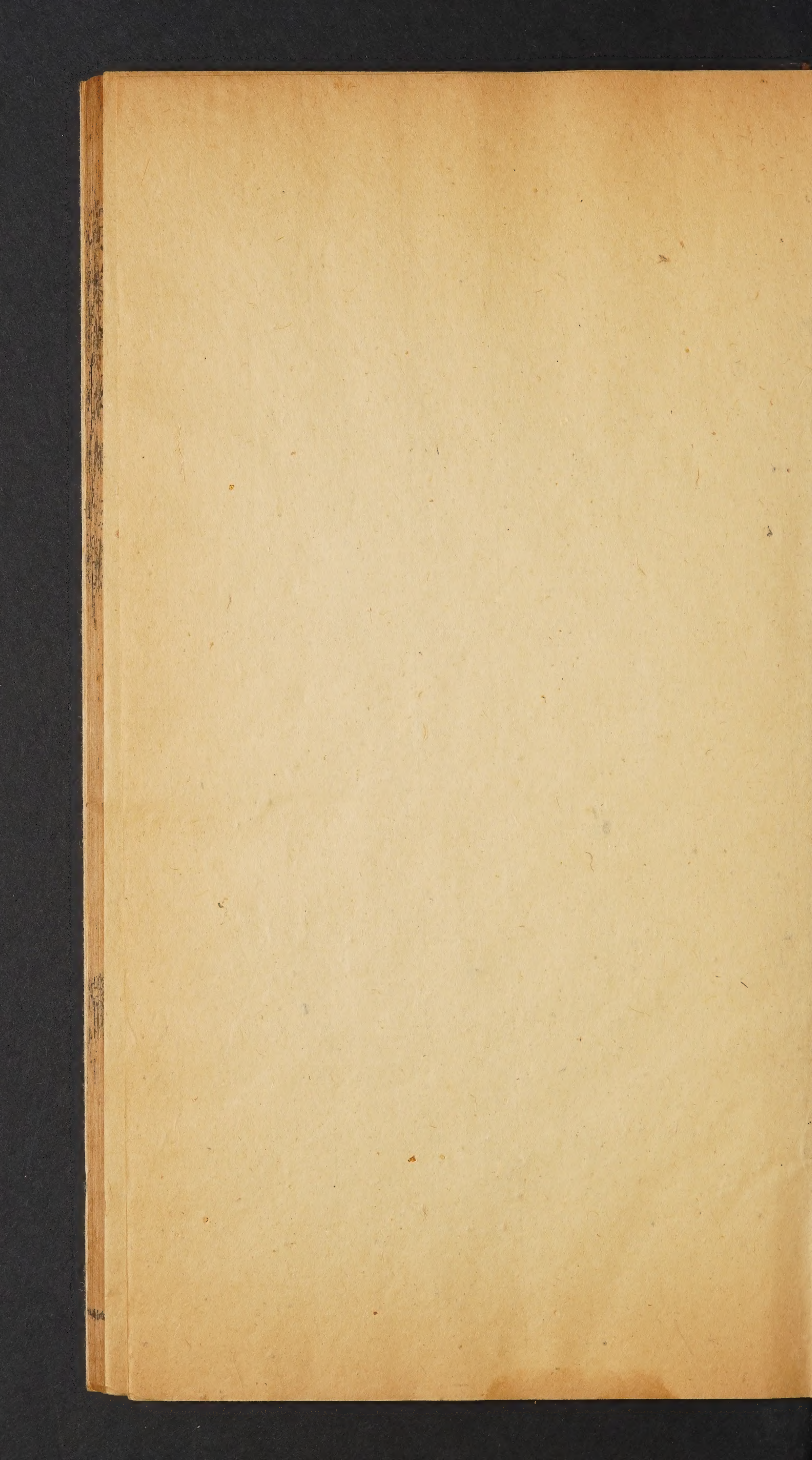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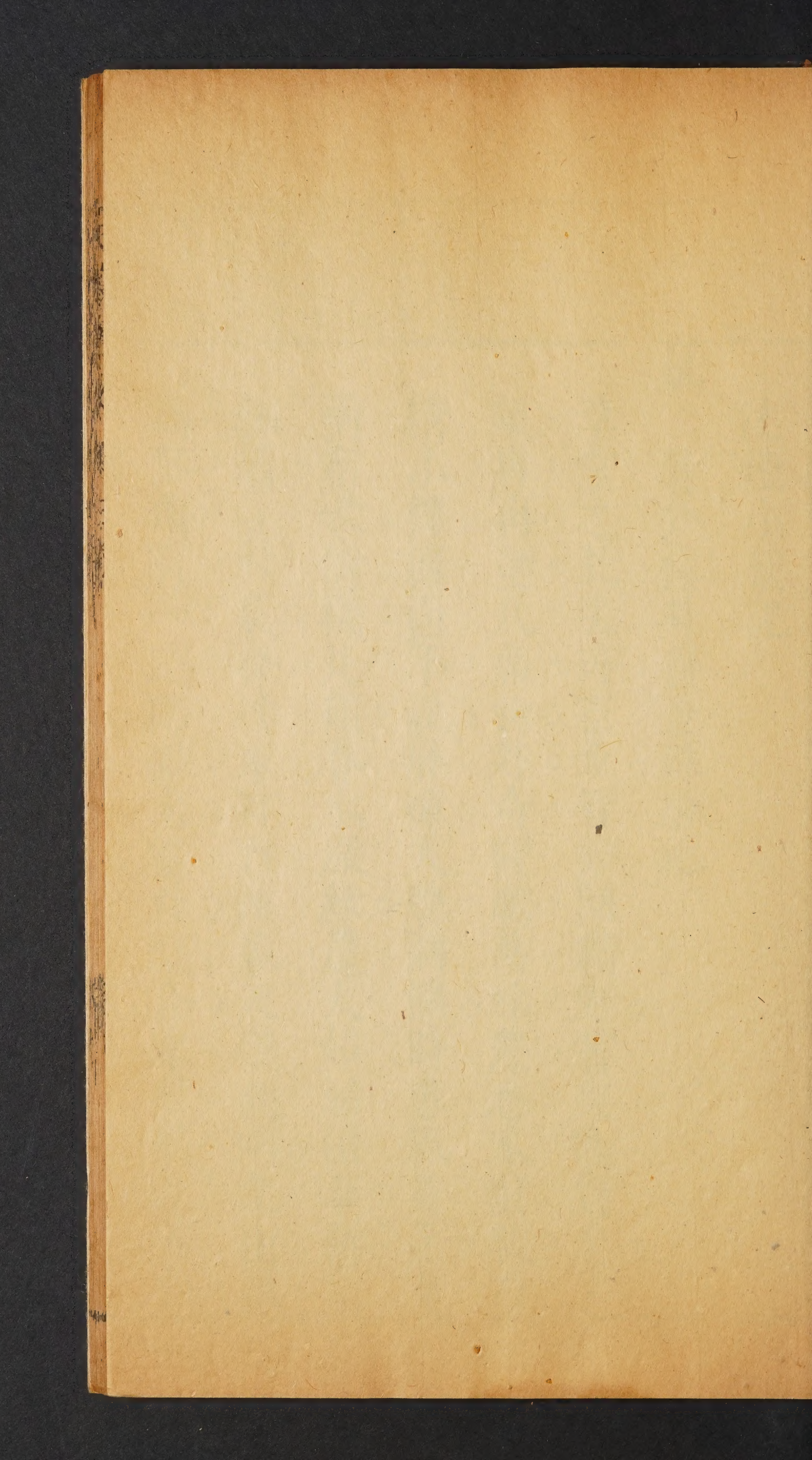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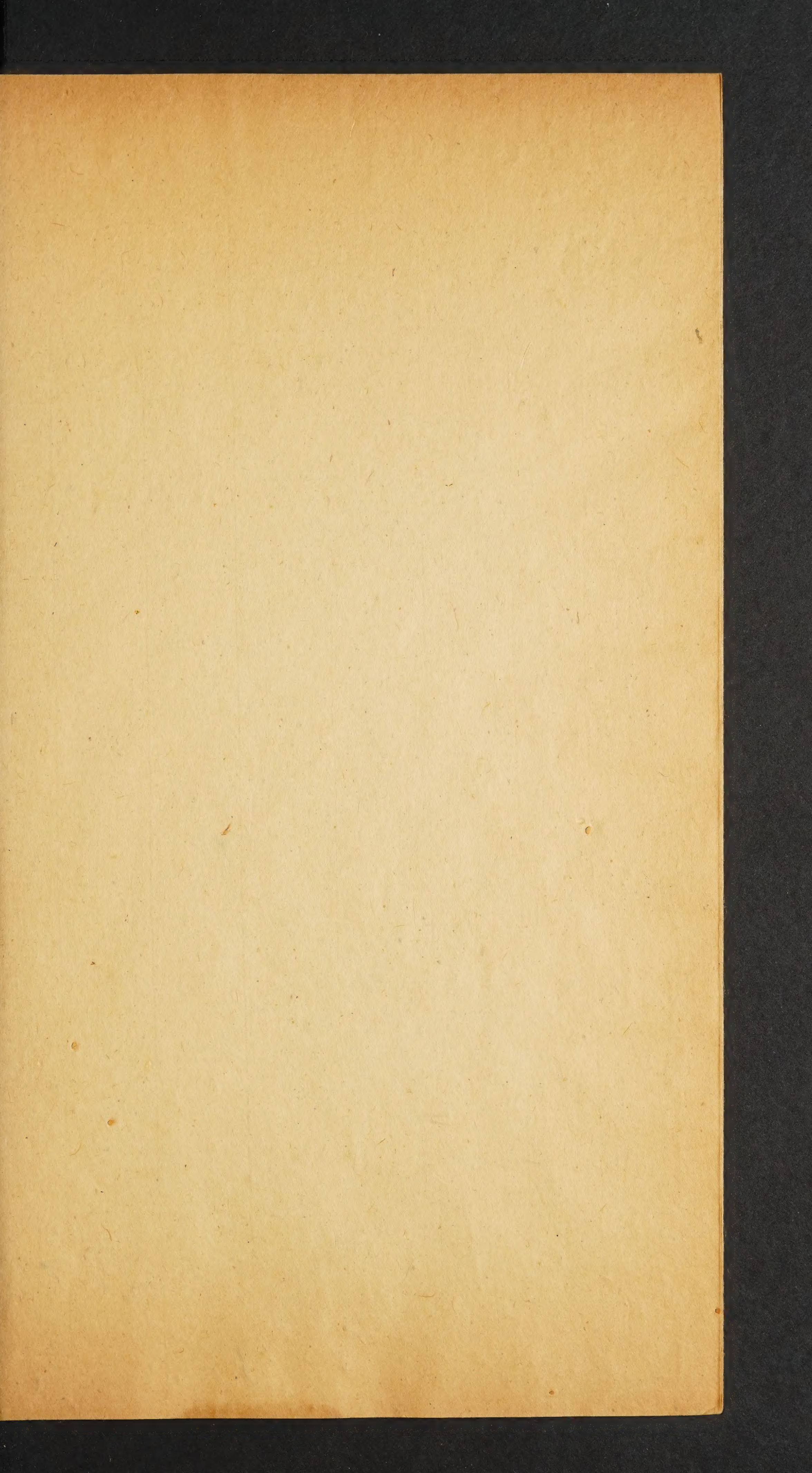












沈愷小樓記

批　皆於樓外得景殊勝絕

叙春夏秋冬四時景象語法錯落而且不混不板亦見文人之妙手

草堂之北去可百步皆修阿曠野嘗與客對坐雲氣冉冉墮几席物外奇觀騰英吐藻悉來獻狀乃搆小樓四面不設屏障大牕洞開時惠風晨至靈雨宿零倚欄北顧春水漲綠農夫始服田事耕犂相屬江村農務往來可百薄暮天宇晶明九山最高峯頂有一二縹緲出雲外離合婈翠環以芳洲

洲傍多蘭芷雜英春深翠色欲滴浮觴其上樵童
牧叟爭以爲異州北方池植荷蕖數莖六月樓居
宴坐清風徐來荷香襲襲可掬東望烟霞薄林木
行人躡足蒼苔水石間遺影在地彷彿如畫月出
清光射牖皎然若練間聞吳歌嫋嫋宛轉淒切羈
人孤子流聽生悲或繼之以泣時維九月白露爲
霜凉風颯至楓林落葉蒼碧如染秋高景肅天空
水淨橫塘之上葉片放流帆影隱現迅駒過隙不

此中二句總收上文

可窮狀冬夜過長竹牕易寒沉沉數漏箭不易曉西去寺咫尺聽鍾聲歷歷嚮晨披襟起坐宿醒睧思灑然去矣歲宴樓外積素凝白客至呼童掃雪烹茗曉霽開軒園樹珠璣相錯落又若水晶屋宇羅列上下疑此中別有一天地若不知塵世外之有瀛海也

評　所叙春夏秋冬四時之景皆從一樓中收拾盡矣真逸人之高韻也然竟不說讀書唫詩于其

此出何氏語林

間何也

筆洞生嘗謂天有好景候地有好勝趣只是吾人不知挹取葢爲身世私累所縛也私累一縛上負天下負地寔中負此心故悔此而尋壑經丘以自隱適嘗誦楊誠齋休南湖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自贊曰青白不形眼雌黄不出口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范蠡伯越滅吳
張翰仕于洛秋風起而思歸
陸龜蒙自號江湖散人

范成大三高亭序

批 文情飛爽能發高人之致

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椽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智望蕭然臞儒使有爲于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于松江大

魯人不識孔子曰吾東家丘

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蒸嘗以夸于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劳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攺作于是歸老之士鄕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絶勝乃築堂于其上告遷于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之范成大爲之詞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濵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

彭咸江神也

得全于天乃是眞高

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恩思過半矣至于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流連卒悔于後者亦將有感于斯堂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召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于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烟遂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其何足以知之

評　思昔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鴟夷子之遠遊也

范少伯泛湖後爲陶朱公

張翰爲江東步兵

蓴羹鱸魚自烹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途與屬雲水者陸魯望之嘉遯也三賢信三高哉嘗遊瞻風物因而詠之

附

舟繫小橋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嘗時不向煙波老霸業功名一掃空

右吊鴟夷子皮

鱸鱠色鮮盤玉縷蓴羹香滑煮龍鬚可怜水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

陸魯望有江湖散人歌

右吊江東步兵

醉梦幾經茅草渡筌魂飛上月明樓散人已出形骸外肯作鄉聲效楚囚

右吊江湖散人

秋風起兮鴻雁歸秋月明兮白雲飛吊往古兮霑衣

右總吊古意

右總吊古意

一調笑

秋風起兮鴻雁歸秋月明兮白雲飛吊往古兮

右吊江湖散人

形骸外古作鄉書故夢回

兩枝鬖絲苦草夜鴉魂飛上月明散人已出

右吊江[illegible]散人

散
江湖散人
[illegible]

安排所做的事大可味處

林洪淸淨齋銘

批

超然世情之外的文字留與學人自想

書室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寘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于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文及襍短故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滯于文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玩經註古人文集以其可以洽

意趣于無窮也既不拘方亦不避世非庵似庵非寺如寺在家出家在世出世佛何人佛何處此即上乘此即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我心生任他後裔

不言佛即是活佛不言仙即是真仙

附

林見素文云吾坐吾亭百念灰寒床散帙以無收琴無絃而不御閑雲志定白鳥機忘農談漁話于雨香烟細水光月白之間曾不知身世之在人溪山猿鳥之非分內物何有簿書以役吾形輪蹄以動吾氣升落以紛吾懷抱。

此亦可爲靜淨修行法

蛟龍比俗人也

張伯雨春日遊南山約

批

蘭亭觴詠竹林棋歌未足爲奇

看長安花已是丈人之行閒鐵驢步聊從太史之觀甫及春晴可無宿諾且暖洞鷲峯衆人何莫由斯顧靈石龍泓賢者而後樂此緇塵弗汗碧嶺常幽仰探玄豹之深下笑飛蚊之聚風篁蕭爽愻德威二老之亭蟬冕輝煌拜元祐諸賢之像徐行後長逸興邁倫撫中岳外史之書碑長虹貫日覓房

東坡以清酒比聖人濁比賢人

山侍郎之題壁白雲啓扉放浪形骸攄寫懷抱豈沙門不得稱高士而濁醪亦足名賢人追觴詠之風流沂濱幾位曾點成談笑之故事竹林千載王戎沿堤紅蓼綠綻恍爾草花媚客到處酒熟詩酣莫使溪山笑人

伯雨品有仙骨詩有仙才至正中諸名公賡詠甚多張光弼謂其振衣玉宇瓊樓之上滌筆氷甌雪碗之中

杜子美賦秋風破茅屋歌

張老善頌歌于斯哭于斯

羝羊觸藩進退兩難

○東門人

張觀海于知識作室

批 文有疏宕之氣原本間有俚處削之

秋風破茅屋尚與杜老之悲烈猶毀高堂寧免張生之嘆雖天地爲家人世本同旅寄其如宇宙空囊此身無所依棲昔也鳩居雖拙猶可歌於斯哭於斯今之燕宇既焚正謂破我家燬我室不能進不能退久類觸藩之羊無以居無以處眞是喪家之狗可笑柳宗元䰐道黔驢豬居之足賀胡爲陳

訊孔子若喪家狗

柳子賀王參正失火

○祝融回祿皆火神

○劉琨反風滅火

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

邵堯夫有安樂窩

去非反詑祝融回祿之意佳反風滅火之人久無焦頭爛額之士安在往者不可諫固謂甑已破矣來者猶可追須知鼎取新焉曾聞晉將軍爲戴逵造室頗極富饒亦有宋丞相爲康節買居務期寬廣何昔賢之好士豈今日之無人敢希輪奐之驟興聊巢土茨之苟合愧狡兎巧營三窟念鷦鷯志在一枝伏願用財于當行施德于不報歡喜心大家齊發安樂窩小子必成使我春誦夏絃勝彼朝

鍾暮鼓貯淸風明月于無窮藏奇書異畫于不朽

評

此公天才雋拔文雄一時然落魄不覊縱情詩酒遨遊湖山諸勝鯨吞海吸靑樓紅粉爭相迎承人以鐵崖方之所居爲回祿所燬乃作短疏以干知識云云不數月而新居落成所搆有望海亭見山樓育魚軒等數十間前輩之風流仗義于此亦可想見

此亦奇事哉惟闍叢林梵宇僧人持疏募化而

楊鐵崖乃名士詩流也

成以儒家而爲此亦奇事哉雖然人情布施獨肯于梵門而不肯于儒門豈其謂佛能降福而儒者能無爲耶噫儒之福爾也大矣使不儒而梵爾輩何由安堵食粟于天壤之間盍思之

眞言
至言

山谷題四休居士

孫昉四語可銘座右山谷一序可勸屏端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爲士大夫發藥多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麄茶淡飯飽卽休破被遮寒暖卽休三平四滿過卽休不貪不妬老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二畝園花木欝欝客來煑茗傳酒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之事

人皆愛讀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于獨愛讀四休居士序及五柳先生傳

亭在中條山

或茗寒酒冷賓主皆相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抱官囚大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評 夫功名富貴一如蛛網蜂花耳玩景初之語及魯直之詩可不頻然自悟何待鐘鳴漏盡也

附 唐司空圖致仕作三休亭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瞶三宜休笠叟嘗以此自擬。

病叟劉屏山也

通篇惟首句方寸之間指出餘俱隱借

病叟閑境志

批　善體出心之爲境善慨嘆人之違斯境

閒境者肇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際限之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甚逶邈曾不跬步至焉無炎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日舒長如桃源與囂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爲而常自然真雅素志之棲寓峻行逸軌之游塵也境内之人衷和而氣平神靜而體舒不拘拘踧踧不營營汲汲閑聰明之

高尚者日得其心

放達者自寄其心

牗息思慮之機洒濃厚之情停飛動之根喻良貂之解縶譬適輪之繫柷然而篤于修厲者說其惰役于智巧者誚其拙湛于功利者疑其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許由常卜鄰焉其視天下輕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逖國顏闔子仲因之以辭祿位躂哉卓乎莫可尚已若夫坐忘寄傲之流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于竹林遵社放浪于草堂松徑曲肱箕踞長嘯傲鎣送日月于幾枰泯乾坤于

修煉者自遣其心

世俗知有心而不能自有其心

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籓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褸衲方袍逍遥其間自立門戶曰清都曰淨土蓋閉境而命之别名也自世途歆艷斯境榛塞或純盜虛稱或僞指捷徑一出焉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游談賦咏挾以爲高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以其澹泊無味寂寞難安哉故嘉言而畏縮可暫而莫久歟余常熟遊送之者皆自崖而還也因遊其旨趣以道夫

燒殘送之春旨皇而歎也因發其言亦以箴夫來者

評　境本閒也而人自寘于不閒之地此古今之大泉處曰堯舜之兢業孔子之憤樂將亦不游其閒境也乎曰有天下而不與曲肱上看浮雲境何嘗不閒也哉學者讀閒境之文幸毋以清都淨土爲閒當以虞室孔門爲閒

一　醉昔東坡長銀有意穢其錦城者也乃有黃泣

設三語以起末段均患之意此行文最得法處

呂伯恭佚老庵記

批　布置有法得規諷體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杖立于前聞竊語于階者曰桑隴繩畦坻粟京稼籌算掛壁萬貨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于門聞行語于塗者曰豐林邃宇樽俎清嘉鷗鷺不驚風月相荅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于郊聞聚語于塍者曰培

言此佚非佚必恵均同佚始佚

嗣以學既楙既敷秩壺以禮既序既飾此吾鄉文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爲吾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醨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其宛于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嶠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築墉目静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闤以往肩頳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厎瘠困憊呻吟交于大逵專一室之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族黨偈勞振乏巳責紓逋同其美于是

拓吾境三字括盡全篇主意

俗人謂之傖父○赤白洪崖指居積之囷也

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吾佚老庵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僮奴陷其說于壁間以勸

評

人間傖父輩守錢吝施令隣鄉黨恨指赤白洪崖彼其志益圖居積完美爲子若孫計則自身之老可佚于其中也然值不肖子孫一旦蕩滅無遺甚之而身日肥禍日積卽其躬不克享焉則少壯而勞于營至老而不得佚也哀哉東萊

馮諼爲孟嘗君市義于薛曰兎營三窟

先生此文其有所感也夫。其有規也夫。

寻謂此篇卽馮諼市義之意但此謂拓境視彼謂營窟者心胸自不同

讀書若求見知于世卽山居亦不靜

羅大經山居語

批　山中之趣卽天壤間無樂可代可爲知者道

唐子西云山人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

寫詩字若擬見美于人卽山居亦不靜

旣歸竹窻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窻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書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控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

萬物靜觀皆自得靜字最妙

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既多乎

評 首引唐子西詩末引蘇長公詩其一日似兩日之說正與日長如小年之意相映而首之一靜字末之一靜字則山居之真勝此文之脉也中間所叙皆是靜適

予嘗謂友俗人不若友麋犢與豪人貴客譚功名不若與園翁溪友譚晴雨友人並不懌于予

之言予觀古昔高人韵士正在此而不在彼

葦小舟也

汪伯玉葦遊記

鵬翼濶幾千里如垂天之雲

批　立意寫詞不讓莊子

陳仲子師事天游子道旣通其家故貧環堵不蔽風雨仲子進則傴僂退則于于高視海陽廓然無以自託輾然笑曰海鳥有鵬以翼蔽天日之半徙之渤澥僅足以當一漚夫以筌之扶搖不下於鵬而東南之隩斗牛之墟不險於海與其受一廛而爲此拘拘也吾寧縱一葦以自如乃鳩匠石召虞

形容守錢而居室者之自監

衡尋斧斤登竹箭不終日而畢役附汝陽而屋之不葺不垣不奥不阼尸牖具在不出跬步而窮八荒仲子居之視州里猶之乎蟻蛭耳天遊子方受節司馬過泭居而問曰異哉胡爲乎浮遊胡爲乎中流爾廬爾居爾廬不築而泭雖利涉其焉如仲子避席對曰邑中七伋相望比比高門一室千金曾不能五步使吾跧局居此其將如此七尺何茲吾爲此泭居也瓩將以天地爲堂皇日月爲尸牖

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

北極爲井幹列星爲榱五岳爲楹四瀆爲霤故雖

東南之隩斗牛之墟譬則彈丸眇乎小矣吾懼其

馮夷水神也湘靈舜妃也披裘公古隱士也扶桑日出處也員嶠仙境也

廣不容席妄問趾哉吾將命馮夷司楫河伯司棹

漁父伸歌湘靈鼓瑟乘流而下探援轄問披裘拆

扶桑歷員嶠遊倦而歸也嗒然隱几邃然繙書決

決乎浩浩乎視航猶梯視川猶陸視今猶古視人

猶天夫子故嘗以天游自名皆是物也小子不敏

柰何樊澤雉而畜之天游子曰昔之善居室者不

越乎輪奐苞茂以爲言善矣美矣至人之居乃在廣莫之野空明之鄉其得之至人乎何足以知此

評 世之局局焉守錢而居家覺天地之間亦窄矣若超然遊心物外則隨造物寘我于何處蕩蕩然于天地之間此葦遊之意蓋謂神之所遊者虛也廣也豈眞指一葦而可以航海也乎哉古者至人謂之采眞之游蓋如此

萬道光清風賦

批　鑄古鎔今絕無斧鑿痕跡此亦一道天風也

序適長嬴之候皐月之餘其氣若環鑪也於是志河朔之舉取東之臯有古松怪石紆迴之泉徜徉其間清風徐至眞不啻竹林主人也客曰泉石者地之勝也清風者天之趣也君披襟而受之其灑翰而揚之乎余曰明庶往矣廣莫肅矣以景與泰者言之耶海鼓孰振山嘩誰衝怒數不知其所始

長嬴夏也皐五月也環鑪言熱也出桓譚新語○河朔避暑之地○竹林之賢高卧北窓明庶廣莫景泰皆風也

颸颸小風也風生于蘋末

姬婕好有紈扇歌趙飛燕風吹舞袖欲飛漢武帝濟汾河歌曰横中流兮揚素波○唐殿薰風自南來

噫氣不知其所終。體至虛而用實倏颸颸而倏雄横鶴音於碧落斜鴈字於雲中客曰此楚王之雄風也非清風也余曰濵漾蘋末拂繞林端寂入綃帷影裊爐香泠助紈扇氣合銀床傳金盤玉滴點點飄蒼笛梅花琅琅輕燕舞而飛袖[illegible]轉歌而遶梁開玄圃之僊籟濟汾河之清揚生微涼于唐殿同放達于陶窓拂瓊樓之桂子戲雕雲之六郎使大夫理琴君子吹簧㭬姬舞笳奴唱斯時也欲少

殿閣生微凉○少女風神也元章愛美石被之晃服

主人字正與衙官奴隸相照

女之容與狎小和而醉觴吸山乳之餘滴友晃服

昔元章寄清韻于此風此泉此石睇浮雲野馬于

蒼莊泠然一笑天地空囊

評 讀清風賦可以衙官宋玉讀明月賦可以奴隸

謝莊子將此二賦舉杯酒誦之以問蒼天蒼天

必答曰命蒼琅生作風月主人

附 其江上唫云昨夜西風拂酒甌還吹清梦到秦

樓曉來楓葉紛紛舞寫作吳江一片愁

其遊箏洞山唫云雲山松籟奏絲桐洞裏乾坤
色界空夜月滿庭雙翟舞玉簫聲度紫雲峯
歷覩其所詠眞是淸風萬里皓月千山世上
文人皆屬劣語

萬道光明月賦

纖阿望舒皆月御
金波玉葉皆月輝
謝莊有月賦
雲和曲名
○飛瓊仙

批　寫月之景抽月之神

雪凝氷靜萬里寒光任望舒以推遷凴纖阿而駕御虛堂夜曉傾來滿地金波朱箔淸懸靜裏千枝玉葉入紅樓而共醉照楚館以生嬌影湛氷壺體齊紈扇閑穿翠牖起少女之多情冷浸孤帷動征夫之遠恨庾樓上興滿瑤空謝賦中神生筆苑借倩弄玉簫聲冷度雲和碧映飛瓊鸞隊光搖玉羽

女也○灵運有怨月詞落月滿梁頭又云疑是故人來○蕭仁祖詩揚挪月中踈周茂叔梧桐月間懷中抱○子政郎刘更生金鎖有玉堦金鎖冷之句○文生月也○

八上深靈運之怨謾爾長吟梁頭動故人之思空照顏色悠悠清質偏覺楊柳瀟踈藹藹澄輝添上梧桐霽曰遊西園而飛蓋美少海以重輪遥知巧作青瓊希見傍聯彩鳳昭囘天祿耀子政之青藜靜印長門淒陳妃之金鎖既許嫦娥相愛應教桂子分香紅妝燕舞色映氷肌朱履羅筵光浮玉斝嗟夫文生有意憐孤影與同清宋子無情因遐觀而愈寂幾囘煙沉百蘊睇想霓裳晤帝娣而路遠

百蘊香也文帝夜坐宣室前席賈生○末段多屬蒼琅子感慨之意

此篇大有関會以悲歡有偏句總提而下分頭悲悰歡情至末

雲衢望長安而夜寒宣室聯曰天香有待耶戴何時爰事桐君籟爽清角韻其希矣然訴交如悠悠我思對此明月

評 蒼琅子腔中有一個明月故吐出來皆是月華

附 此君曾作月圓問古風一首亦甚妙云郊墟新薦爽蘭尊獨暢妍澄澄金氣舒瑩瑩玉魄鮮開襟秉潄楚拂石注龍涎蒼煙籠宿雀清露滴鳴蟬共此清光滿悲歡却有偏望斷天涯路翠眉

則以文士之未逢筆者束之則蒼琅自寓之意也

通篇皆有問意却不説出問学大高

空自憐耿耿逢今夕無語問嬋娟羈旅傷萍泊音塵別一天關鄉頻陟望心與白雲懸獨有鍾靈處韓歌簇綺筵翠翹金鳳舞人醉碧花前章縫何所似凄涼撫素絃吹笛慷桓子開樽醉月僊風霜生筆苑星斗煥龍泉俗海難騫跡花鳥見流連莫悔題車誤如君有缺圓

前賦得造物之景此詩悉人情之致

天壤遺文卷之四

笠叟徐奮鵬選評
男春茂春盛註釋

神仙文

書林李少泉梓行

太上老君即老子聃也其論道德詳見五千言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

批 此經人人知誦人人不知解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

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德經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令人心狂

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靜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而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

此皆欲不遣而心不清

道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靜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真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與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道者可傳聖道老君曰上士不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即着萬物即生貪求既

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溷辱
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眞常之道悟者自
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評　人心從大虛來本清靜無欲即天地萬物相通
一着于欲則天地皆塵界萬物皆塵景此心不
清靜皆欲累之也欲得道只是復其原頭天地
萬物之心欲復原心只是遺欲遺欲與吾儒克
已之旨合復原心與吾儒天下歸仁之旨合

文始先生

自然治天下

批　理正而文奇所謂不求奇而奇乃眞奇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

此粹語可與與讀經傳並傳

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評　此萬世論治之則也孔子稱舜治以無為孟子

稱禹行所無事蓋如此

附

此老有云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又云天不能春蓮冬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文始經

不能使手步足履是以聖人不違衆所生聖人
其耕種不能入織絲絡是以聖人不違寒害聖人
人能自專又云天不能兼覆久育是以聖人不
久德將行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

附

此未有天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行道聖人
稱適行所無害參此

首數語提綱下言周之百爲處皆是以道運事卽皆是以事歸道

道妙

批　發揮此道之玅不令人不學道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

意深詞淺

以易禽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

此言精神之結非言幻術

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唯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氷死屍能行枯木能花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

煞局二句勘破大關正是見道

三段鮮得玄

來郵亭自若

評 天地間人生之郵亭也人生郵亭來去之客也識得此身是郵亭之客方可以言此道

評 通篇只言得道之妙千變萬化皆妙竟未言道爲何道殆其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殆其曰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殆其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

善描想識

想識

批　形容人心想有丹青描不出者亦奇想之文

○是非好醜成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

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

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

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吾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

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恩鬼心慄思盜心怖曰

識如認忝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

來之事今日斷想不出可見想是逐時而生

外不見物內不見情者聖人

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柢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評　人一生之累心處只是一個想字一個識字無意無必何思何慮只是空此兩個字

想論乃丙辰夏作未刻

附

筆洞生曾作想論內云暑中作氷想通身毛骨覺慄然渴中作梅想滿口津液覺溜然暗中作明想盈前物象覺森然理中作愧想腔中覺兀然面上覺赧然又云吾未到海外便想不出海外是何如境界吾未覯夷人便想不出夷人是何如狀貌是想必因目而得也吾讀孔孟書即想見鄒魯大儒的光景吾誦堯舜典即想見唐虞大聖的氣象是想自因心而得目也想不

可無無眞想則心幻想不可有有妄想則心靡

道破人心之所由失處最明爽

心後

批　大雅之文根理而發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非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

游於太虛
則形氣皆
着物安
又此千
人之

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後有形而不能後無形陰陽雖妙能後有氣而不後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之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後之

評　人心原從天地陰陽來而不免爲天地陰陽所

制蓋以心載于形。萌于情。動于氣。而觸于物。因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情。有情則有物。是火自薪生而還以燼薪也。此篇說破心之所以見役處。能透此關者。我可以役天地陰陽。天地陰陽不能役我

附

嘗讀古人有詠云何用燒丹學鑄顏鬧非城市靜非山時人若問眞消息對境無心是大還對境無心四字。是空形濾物御氣養心要訣。知此

者。可以合太虛。

起句大奇崛

龔與恭恭同

洞靈眞人

惟道可信

批　文如雲番海立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龔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菓稼而荒翳之齊

鴟義假鳴其義

后信人之性酧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
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脩其道隨其心而師之
營欲茂滋災疾朋疊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
惟道可信

評　玩起句奇異似不可曉讀其全文則皆責到賢
王秀士身上來語語是正理

附　此公有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
語則福全此三全語可佩可書

求士當求之天子宰相之身此根本之論

材慎在求

批　議論明朗正大且照應斷制有法

○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

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不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囘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

評　吾夫子曾言取人以身此篇其得是意

此公又嘗謂人才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宜辨

内編專論修煉外編則無所不論

葛眞人

抱樸編自序

批　隱士之智慮文士之風才未見爲僊也

葛洪家貧好學君恒披榛出門排草入室究覽典籍尤好神僊遵養之法嘗著有抱樸子内外二編其自爲序曰洪體之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又況大

嫫母古醜女
和肆卞和之肆也
夸父曾逐日而斃
要離至羸弱之人

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而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驀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走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謀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蔾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華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

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勿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雖可卒解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蓋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

羲和日也
望舒月也

附

抱樸子自言巳友玄拍先生窮覽典籍旁綜河洛書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

抱朴子之言煩冗至末而欲讀予無言故云云

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爲城池以神機爲干戈談者莫不戢口而啣璧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慴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筌蹄之可棄道乖則唱高而寡和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頴而如訥弢脩翰于彤管含金懷玉抑文收辯終日彌夕不着一言

笠叟亦云列子御之泠然善楚王彼之快哉雄

陶真人

雲上之僊風賦

批

睟儀可像沖想遐標

縹緲逢裔旦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煙而溥天際出
龍門而激水度蒼關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
鷩文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
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綿括宇宙包絡天維周流
八極廻還四時氣値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徙

見去未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爲之風也

附

謝眺風賦鄒馬之賓咸至申穆之醴已酬朝後登樓之詠夕引小山之謳厭朱邸之沉邃思輕舉而遠遊驌驦之馬魚躍飄鑾車而水流此則宋玉之盛風也子雲寂寞叔夜高張煙霞潤色筌荑結芳出澗幽而泉冽入山戶而松涼聆神王於丘壑獨起遠于孤觴此則幽人之遐風也

此中有深情

答虞仲

批　風韻非塵間物也讀之可以輕痾遣疾

栖六翮於荆叢騁騎雲於青漢者有日於茲矣而春華未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悲交矜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領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毎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專思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

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誰云同此

附

沈約上陶景弘書云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霓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游玄門憑星夕臥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曖然難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問遠咀燕橘芝出入青都師友靈聖循崖反跡無鈌惟心

爲天地立名曰大奇

設言天地交會

煙波釣叟

天地皆虛

批　設立奇論翻出正理此叟胸中是一團造化

○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于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

靈荒惟天地之名句最有妙理

成霞散灑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
主上下無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
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祗卑
曰朕有地靈荒惟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俯觀不
異碧虛朕之俛察不異碧虛碧虛之外又奚物帝
言天地厥狀若何祗卑曰朕之地體太質厚資生
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轃物尊圓八極
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血氣

天氣周轉故云飄輪地形濕結故云湫盤此皆假立名目

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顧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中圓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叉帶河漢絕雰祲雲霞列僊天宮殿顧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帝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早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

此後漸說到天地皆歸于空

朕長無君言有是造化之方

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畢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雲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闃漭蕩蒼茫清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臥而泅之泛然飄颻皆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至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

天地各還其位如何說得不泰說得閑

篇中所說言者皆造化之並惟不長無兩字是造化之元

胥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盧堯之言退還故府祗早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泰然天地爲之閉

評　此篇之首有小引云碧虛宜崔泛飄輪幹乎乾湫盤浮乎坤軋明璣於天衢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亟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附　筆洞生嘗言天地之名皆假設其實天只是個

人心卽同
不虛卽此
有惜

氣地只是個形子兒春盛云形氣之名又何從說曰其實天地只是個理春盛云理之名又何從說曰只是個空予卽是可以觀心矣春盛云人之心又何從說曰只是個至虛至靈耳虛靈不在團塊上予曾屢屢言之春盛云虛靈吾亦不知何從說

通真之伯心也起觀之君心之動也坐忘之后心之靜也瞬是動靜分也心動則見有心靜則見無然亦人以因動靜而有無

至道非有〃無

批　此玄言也味之在未發已發之旨共貫

○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瞬脩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

若眞有有無故設爲通眞之伯解之而歸于一

由動入靜則不見爲

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自爾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矣在乎東西不識者諒棄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無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亭而見無以道爲無使忘后游觀亭

有由靜人動則不見爲無

節並弭闕等字皆奇

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心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東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餂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弭闕者眞伯之力也

評　心只可以言動靜不可以言有無若以動爲有

此論未刊

乎則未感以前既應以後歸于何處若以靜爲
無乎則應之自起感之適來必有所主此篇論
心無有無只人自見爲有無理脉自正而借奇
言以發之細心讀之乃見其文之妙

附

筆洞生嘗作心論一卷以大本達道作主論動
靜之妙作綱繼分存心養心立心害心滅心還
心完心而以赤子之心終焉特不敢如志和之
美奇若此

自東自西喻各持一方之見未也惟中華則平心觀道者設喻最妙

聲戰

批　立意奇設局奇造語奇練字奇

○鸑鷟氏自東方來猨麑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鸑鷟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噓者喟者歔颼咽喘乎氣噫者啜者啐者歠者辛酸甜淡吮乎味睨者辯者眄者睢盱瞍眡察乎瞳戛者椌者乾者撾者鏗鍠鼕鼕讙乎聽斯極已於是猨麑氏趯然而唬曰吾

言泉用字奇

鸑鷟乃鷟

之驗

聞日者月者慧者孛者昭晰粲朗斡乎天峯者岑者岡者巖者嵯峨巉崒疊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㶅澶漫蕩乎水儵者魍者魑者魅者儸罕䰠魆欻乎鬼斯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然鸑鷟氏摩距厲吻以嘴戲聞後䴙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鸑鷟之說遠謂諸物則䴙䴘之說斯二君者皆彼默場勞於聲戰雖翕瞲若電鼓舌若霆適足驚鷙

末世講道者皆聲何勞哉何勞哉

此段乃予著心戰論

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

評 此公之文最善於設喻以鸑鷟氏近矜其身則凡世矜身之所有者皆鸑鷟氏也以狻麑氏遠矜其物則凡世矜物之所有者皆狻麑氏也世之相矜相詫者徒勞於聲戰可慨哉

評 聲戰之喻指彼默埸正可以愧世之講道而自是其說者

附 筆洞生嘗言勇士有干戈之戰以力戰辯士有

也因閱志和答戰之文乃附錄于此

言語之戰以舌戰文士有雌黃之戰以筆戰理士有是非之戰以籍戰吾心有真妄之戰以神戰神戰者不與理士戰是非不與文士戰雌黃不與辯士戰言語不與勇士戰干戈吾心默默所向無前西河之師是吾心師

形容光影逼肖

影光問答

批 思玄邈矣今人暗想無盡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今無常歟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乎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

陽燧之抱日光也羅睺之觸月蝕也

歸宿處見得到

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恠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觸曲乎子之棄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実推乎造化之命

評 惟有光纔有影然光在天地之間亦是虛生影宜詰光云吾從子而著爲有矣且問子何從來

須要神游光影之外方可以論光影

燭腹耀夜者也篋軀托體者也負垢戴芥者也根蟬首蜩者也

哉光決不知所答不知所答處始是道妙此叟
立言之意蓋謂世盡光影也影當忘于光之外
光當渾于影之中不因光而影焉知有影不以
影逐光焉知有光窺道妙者解此

評

此老設喻多奇假設紅霞同空化元生首四名
以明造化之秘又設江胥河姑會于貞原之野
以明濤漢之靈又說燭腹篋軀負垢根蟬眩華
五蟲共語以明養之道此篇則設光影問答以

晐華晴星若也

明生滅之微今不能錄其全集錄此以見一臠。

極言萬物各有眞性

回道人

求道

批　此在入世處論出世之法正與吾儒道合

道人曰天地之間日用之內以法眼觀之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而觀無眞不俗人問道人曰我欲求道道於何觀答曰觀之糠粃觀之螻蟻糠粃遇風而飛揚果謂其無生乎螻蟻遇雨而遷徙果謂其無知乎但生而無生也知而無知也蓋其眞也人

儒釋兩家皆於穢處習淨即是首于妄内覓真

又問曰我欲求道求之於何處答曰伏靜室而禪者將以酒坑色市中不禪乎對竹策而儒者將以垢體泥足者不儒乎道不以淨存不以穢亡入道者淨其穢濟道者穢其淨穢之穢妄妄也穢之淨真真也以淨穢逐妄妄也以穢淨不真真也天下有不真真者乃是真真天下有真真者乃是真道

人問會道之法何如答曰祛妄問祛妄之法何如答曰習淨問習淨之法何如答曰入穢間入穢之

守此三法即是入穢不穢忘此三法即是不淨而淨

法何如答曰豈惟塵垢穢即世上一切利祿功名皆穢即吾身一切耳目口鼻手足皆穢即吾心一切行住想識思見皆穢入穢者以不出出之也以不出出斯是以不真真不真真者乃是真真天下有真真者乃真真道問曰戒治貪可入貪乎定治嗔可入嗔乎慧治癡可入癡乎答曰可也入貪不貪何用戒入嗔不嗔何用定入癡不癡何用慧似動不動真入深深之息用之不用如來空空之心

評

首揭無處不真以起下尋真之法下俱言於妄處得真方是真能真者淨穢之論極得入世出世旨

嘗怪吾儒讀書動要尋雅館明牕淨几予謂此非真能讀書者也又嘗怪禪家脩行動要覓幽室齋房明香予謂此非真能脩行者也真能讀書者何處非讀真能脩行者何遇非脩

設言境界只是個無物之心

眞人即天存也

紫陽眞人

妙境遊

批 設出許多奇景奇話

白雲紫霧之外爲常寂光國國有戒州州禪那縣縣有無何有鄉鄉有涅槃里此中有空虛之殿解脫之樓眞如之亭圓覺之宮神通廣大之堂其眞人坐焉其中有菩提之園無相之圃幽玄之洞功德之林其眞人遊焉此中有慈心之江清淨之泉平

此言耳目口體之引心而出

（蘇）鍬削吾暗勿之

等之岸其真人涉焉真人之於此也安如海上三山灑如江心萬頃湛如春空不雲瑩如秋潭有月油如夏雲出峰皎如冬雪霏宇爽如桐間晚風冢如蕉上曉雨甚亦不知其此處爲何如境此身是何如人此候是何如時也時有職視之吏司聽之臣掌味之使奔佚之輩雜然伺真人出遊真人覺而曰爾輩將欲使我舍此而歷五蘊之山乎而泛六塵之海乎於是一麾慧劍斬此數人真人如如

無陰陽地指心言

六骸五臟絳君心也

然申申然于涅槃里無何有鄉戒州州禪那縣常寂光國白雲紫霧之外

評

若在儒學只是不着一物一句便是

嘗觀武夷翁有云罷司聽之臣黜職視之吏可以形影相吊於無陰陽地

又云截斷紅塵照見本來面目洗清碧漢還他本地風光

又云勑六吏誠五官竄三尸于太淵殛六賊于

羲曰娥月也堪天輿地也

崑崙嘯命風霆歸奉絳君延羲娥于大庭友堪

輿于無始烹天得滓煉道取髓



